

東方奇星楊仲子的藝術人生(下)

音樂 · 書法 · 篆刻無一不精

● 郭存孝 (澳洲華僑學者) (彩色圖照刊第七頁)

徐悲鴻的護照插曲

正當徐悲鴻、蔣碧微準備離瑞士返回巴黎前，突然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原來徐悲鴻進入瑞士後，他倆的護照便被收存於洛桑市政府。但瑞士是個法治國家，稅制極嚴，要想取回護照，瑞士政府根據你的每月花費，發單課稅，待完稿後，憑單發還護照。

對於納稅，徐悲鴻很是焦急，因他囊中羞澀，而楊仲子又是愛莫能助，再說徐悲鴻也不好意思讓楊仲子出錢。徐悲鴻於是求助於中國駐瑞士公使館，想碰碰運氣。按規定申領新護照

必須將舊護照作廢方可，誰知好運來了，按蔣碧微說因為大使館「馬虎」

，竟讓他倆並不費勁地便領到新護照。事情果真是「馬虎」嗎？其實不是，乃公使汪榮寶網開一面暗助同胞而成的。楊仲子對此成功也很高興。

徐悲鴻、蔣碧微告別楊仲子從容離境而去。事後蔣碧微在回憶錄裡，還為省下這筆稅款而興奮不已，因為他倆實在是太窮了。蔣碧微又意味深長地感慨地說：「這事算起來也有四十五年，恐怕我們的那張護照至今還在洛桑市政府的檔案裡保存著哩！」此言不謬，此舉不能不說是一個妙招

。回巴黎後，徐悲鴻進了法國國立最高藝術學校，蔣碧微則經過法文甄試，進入一家女子學校五年級（相當於中國的初中一年級）讀書。往後，他們各有自己的事業和不同的生活，但他們之間靠鴻雁交往，始終維繫者不破的友情。

抗戰後，徐悲鴻奔波於海內外，楊仲子到了重慶。不幸得了傷寒病，這差一點送了他的命。待到楊仲子病後痊癒，他不禁思念老友，於是便給時也在重慶的徐悲鴻寫了信。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徐悲鴻欣喜地覆

了楊仲子一信。此信不長，不妨抄錄如下：

「仲子老兄如晤：

久別渴念，乍得手教，喜不自勝，上月余鍾志兄曾以近況見告，謂大作在碚之展成績甚好，中心欣慰。特於兄之病傷寒則未有所知，常聞傷寒不死體必愈健，是知兄後福無量，當前之因，特暫時耳。弟以積勞乃獲血壓過高之病，去秋幾殆，今已大好，惟左耳塞，而失聰為不便耳。

兄甲子一週，弟焉能不賀，惟是秀才人情，未免寒酸，故態倘有瓊瑤之報，則更喜出望外，弟自有石，但急切未得句，俟他日呈請奏刀。秋涼弟或來北碚奉訪。惟安善不宣

弟 悲鴻頓首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按斯時楊仲子與徐悲鴻都住在重慶，緣何卻靠書信問候？據廖靜文著《徐悲鴻一生》方知真相。原來一九

四四年起，徐悲鴻得了高血壓病並腎臟炎，血壓高達二〇〇，曾在重慶中央醫院住院半年。由廖靜文小姐悉心照顧，徐悲鴻才渡過「病危」即腦溢血的死亡之關口。故徐氏在信中才說

「去秋幾殆」的話，而說「今已大好」。

徐悲鴻與廖靜文當時不似楊仲子住在重慶市內，而是住在嘉陵江北叫「馨溪」的石家祠堂，一個遠離城市的鄉村，這裡便是徐悲鴻奉命主持的

中國美術學院籌備處所在地。隔江路遙，加之患病，故雙方只好靠書信交流了。當徐悲鴻知道那年恰是楊仲子六十大壽，他自嘆囊空如洗，只能以後補賀了。至於倆者都未能在北碚重聚，那是因為兩個月後，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已無條件投降，各家各人都歡天喜地的投入重返南京的忙碌之中了。

此後南轅北轍，徐悲鴻在北京直到謝世，而楊仲子則老死於石頭城，

雙方均未再見面，但是他倆的情緣則是天長地久終身不渝的。

漂泊西南印集受青睞

楊仲子擅篆刻亦見長於甲骨文書法，不過書法傳世極少，現知曾作甲骨文對聯，贈馮武越，其聯曰：「好為小文以自遣，樂夫天命復奚疑」。此聯蒼勁道古，為名流稱道。於此亦可見楊仲子的素志也。

楊仲子曾自編篆刻集：《漂泊西南印集》、《哀哀集印存》和《懷沙集》。一九八二年其幼子楊小京將其父篆刻編成《楊仲子金石遺稿》集聚出版。此外，《中國篆刻大全》、《百扇齋主手拓悲鴻用印》、《近代和現代主要篆刻家》、《二十世紀篆刻名家作品選》、《中國歷代篆刻精品一〇〇案賞析》等，均長短不一地發表了楊仲子的篆刻作品，因而使讀者得分饗之。

有南京高手瑪瑙竟克隆出微妙逼

真的楊仲子之篆印。可見其吸引力和魅力有多大。

徐悲鴻曾為楊仲子的《西南漂泊印集》題詩：「較量錙銖費剪裁，當須小技壯夫為，風雲擾攘五千載，邱絳咸陽盡劫灰。」

徐悲鴻對楊仲子的篆刻藝術極為讚賞，因為他在金石篆刻學方面與楊仲子一樣皆有非常精闢的見解。誰都明白篆刻本身就是一種線的藝術、篆刻家即美學家也。篆刻家以刀代筆，刻劃出奇巧靈變、匠心獨運，另造情愫，給人予傳神之美感。徐悲鴻自從一九一九年相識並目睹楊仲子的金石篆刻作品以來，他在人前眾後，總是誇個不停，他說：「仲子又為以貞卜文字入印之第一人」；徐悲鴻在致另一位篆刻家陳子奮的信中，便高度評說：「老友楊仲子治龜板，亦有特殊面目，滄無此才」。

徐悲鴻又曾用濃墨重彩作「舊日感事一章，即用仲子學長近刻」，尊

稱「朋輩中有才藝最廣博者，莫過於仲子。仲子以化學工程師而專攻音樂事、金石，乃其最晚出之緒，而精詣亦歷史上之第一流。飄泊之際，終日坎壈如此，但此中樂趣，固天所最新於人者，仲子之享用豐厚，既過常人千百倍，似神仙小謫，應無所用其怨尤也已。」在徐悲鴻的心中，楊仲子的藝術家形象是很高大的，在徐悲鴻的筆下，楊仲子的藝術人生也是璀璨的。

郭沫若亦曾作詩贈楊仲子，讚美其治印的成功。詩曰：「殷契周金，秦碑漢瓦，惟古幽情，凝于一石，碧化若弘，赫望有影，聽之無聲，中有霹靂。仲子先生治印古勃，題此讚之 庚辰春日 郭沫若」。

著名書畫篆刻家齊白石稱道楊仲子的篆刻：「古工秀勁，殊能絕倫」，又說：「其人品亦駕人之上，余所佩服」。他收藏仲子篆印鈐拓十五方。

詩書畫界名人商衍鎤（一八七九—一九六三）看過篆刻集後，贊揚楊仲子「好古更搜貞卜字，漫誇蟲書與螭文；道藝相成品自高，眼中僅見此人豪」。巴縣余雪曼題辭曰：「江南楊仲子先生以名音樂家治印學者數十年，戊寅之歲遭亂入蜀，日以刻石為事，高風跨俗，所懷彌遠」。作家詩人常任俠（一九〇四—）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十日在敵機狂炸重慶時，由衷地稱許「仲子先生印譜，『蒼勁雄渾』，尤其是在國家和民族遭難時，看到仲子的『巨印，一吐胸中斗大塊磊』」等等。

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考古專家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一八九九—一九六四，筆者認識並與之有學術上交往），在慶幸十八年前與楊仲子相識並珍藏彼贈之篆印兩方，以後「特珍惜之，萬里重譯，千山流轉，未嘗離也，今者重聚金陵，獲觀先生蜀中舊刻，額曰《漂泊西南集》」。曾昭

燭連誇「仲子先生以音樂家而兼擅書畫篆刻，以古契文金文入印，獨得其神」，但在今朝，她「回憶前塵，憮然如夢，河山新造，車書已同，昔日崎嶇之地，會成坦道，飄泊之感，可以泯矣」。曾昭燭觀後便為楊仲子的舊刻，「爰識數言，並加舊所賜章，以誌不忘」。曾昭燭是所有看過《漂泊西南印集》後唯一以新舊對比好言勸慰之學者，意義重大。

嫻熟詩詞落筆有聲

楊仲子既旁西洋文學，但他更熟讀詩書，融通詞章，故落筆有聲，而留存遺珍。

一九二八年北平國樂改進社刊行的《音樂雜誌》上，楊仲子從創刊號起先後即發表了《樂音淺說》、《蘇柏之進行曲》（按今譯舒伯特）專業文章，同時他還義正詞嚴地針對軍閥專橫欲摧毀初生的新音樂的倒行逆施，發表了《置疑》長文，引起了轟動。

楊仲子、劉天華和趙麗蓮三人，被北平音樂界推為向南京國民政府請願團，旨在「歸併北平音樂教育，改設國立音樂學院」，楊仲子一面為實現這二目標奔走呼號，一面寫下並發表了《北平音樂教育運動》洋洋宏文。這一舉動反映了他的正義感和責任心，既凸顯出他的組織天才，也洋溢出其深厚的文字功底。

楊仲子精通詞章，作品超群，普遍留跡在他的篆刻內涵上，不妨擇其若干，以窺其全豹。關於「情」方面，有：「無情何必生斯世」、「人情不似春薄」、「多情自古傷離別」、「相見時難別亦難」等。關於做學問方面，有：「仲子好藝」、「與古為新」、「如有嘉語」、「下筆開生面」、「學然後知不足」、「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不圖受樂之至於斯也」等。關於為人處世哲學方面，有：「小心翼翼」、「中心藏之」、「知者不言」、「上下與天地同流」、

「置身天地如蒼窠」、「安得楊花作楊樹」、「游乎萬物之祖」、「謂我士也罔極」、「哀吾生之須臾」、「哀莫大於心死」等。關於自然地理方面，有：「江山如畫」、「無限江山」、「漂泊西南」、「南京城北」：等等。以上有的是集古人句，有的則是源於自己心靈的抒發。

楊仲子的橫溢才華，還體現在他創作的詩詞、對聯和祭文之中。他曾作甲骨文對聯：「好為小文以自遣，樂夫天命復奚疑」……等等。楊仲子曾在重陽節登高時偶和友人其詞，曰：「重來搔首問蒼天，人瘦花黃又一年，桃李春風歌半百（澹然五十徵詩），蒹葭秋水路三千。同登白塔留詩草，默泛青谿繫畫船，極目京華何處是，迷茫過眼浩雲煙。」等等。

這一切無不表現出他的深厚的文學功底。

蔣碧微宅定期雅集

一九三八年，楊仲子到重慶後，這時徐悲鴻夫婦已分居多年，徐悲鴻擔任中央大學教授和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外，住在重慶時間不多，而蔣碧微除在國立編譯館工作外，還兼任復旦大學法文教授。她在重慶的住宅取名「光第」，倒成了她與文化教育考古界友人雅集的地方。

蔣碧微曾發起每周一次在她的「光第」舉行聚集。每次請一個界別的專家學者教授在一起集會，如稱「文學專號」、「考古專號」和「參考專號」等。一九三九年一月，第一次小集參加者是：方令孺、宗白華、郭有守、章益、孫寒冰、陳可忠、端木愷、蔣復璁、顏實甫等。第二次小集的參加者是：張道藩、余上沅、穆家瑞、陳丁嫵、康學咏、老舍、王禮錫和蔣碧微父女二人。第三次集會是考古界名人，他們是楊仲子、蔣夢麟、常任俠、胡小石、傅抱石、陳石鈺和彭漢懷等。蔣碧微在瑞士時，即已親見

「楊仲子先生的金石書法，造詣非常精深，但是他的作品，很少傳世。」蔣碧微住在楊仲子家長達半年之久，她已親眼目睹其作品，而且很認真仔細看，故才得出「造詣精深」的結論。

蔣碧微後與徐悲鴻離婚。徐悲鴻乃與廖靜文小姐結為伉儷。廖靜文曾聽徐悲鴻說起過一九一九年冬的瑞士之旅，因此她對楊仲子十分欽佩，她誇獎楊仲子「才華橫溢」，又說：「楊因擅長金石書畫，很樂於與悲鴻交往」。抗戰勝利後，徐夫人曾在南京代表徐悲鴻去探望過這位摯友。

楊仲子在重慶時還有一位好鄰居，就是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博士，他在其自傳《漏船載酒憶當年》著作中，回憶在重慶時「我們和兩位楊姓的資深音樂學家住在（禮樂館）同一座宿舍裡」，「我很快就和兩位鄰居成了好朋友。他倆都比我年長得多，而且為人極好，楊蔭瀏將近六十歲，

是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另一位姓楊的是六十一、二歲的老學者楊仲子，他也是一位音樂教授，太太是瑞士人。他又是一位有教養的紳士，文靜而謙和，我也很喜歡他。『文化大革命』前他死於南京，享年八十有零」。楊先生之說有誤，茲不贅述。

幸會楊氏哲嗣學生

一九四九年底，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在原總統府內成立，不久，我成了該會史料組年輕的成員之一。接著一批年長者調入文物組，其中就有一位很快就被大家知道的前國立音樂學院院長楊仲子先生。時年六十六歲，牙齒已脫落、講話很吃力，他很少與人交談。我與他的辦公室很近，偶有往來，主要是向他請教金石知識，因為他是一位金石書法專家，但他對此從不張揚，只有對文物鑑定時才聽到他精闢的見解，那是令人佩服的。某日，我看到他領工資時所用的石章

，邊緣上刻著「粟翁」兩個篆字，我問他是否自刻？他默然一笑便把圖章遞給我，連說這就是我已發表的作品，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一塊有名的「雞血石」，篆體鐵線，剛勁有力。

有一次我又好奇問了他的書法，他依舊笑笑，最後才說寫了便丟了，不過尚有點甲骨文和篆刻對聯，還說那只是一種自娛行為，不值一提。他知道我是學美術出身並在單位內從事展覽設計工作，故曾與我講過他與徐悲鴻的交往，又說他有很多的徐悲鴻國畫藏品，在我要求下，他答應在合適的時候歡迎我去他府上觀賞。我按捺不住向他老人家索取石料並要求他為我刻一個篆字名章，我誠摯的願望使他實在難於推卻。大約一個多月後，楊仲子主任委員在他的辦公室裡，將那枚雞血石篆刻私章悄悄地塞到我手心裡，我顧不得會不會被人發現，連忙打開一看，只見「郭存孝」三個剛柔美雅的篆字映入眼簾，我真開心

極了。當然我沒有張揚此事，只把這事看成獨享之福了。

此時的楊仲子雖然已是我們的領導，且不論他能握有多大權力，他慣坐在主任辦公室而是不時坐在文物組。我多次看他在翻閱殷商周代遺址發掘圖錄，有時在看《論語》，他對

我說這是好書，我默然了；他又說可以看看《茶花女》，我笑了；他再勸我看看徐悲鴻和齊白石的文章和繪畫，我開心極了。後來楊仲子調走了，我因為失掉一位良師而難過不已。

我與楊仲子同事三年，單位同事私下都流傳著他出國前家中已有一位父母包辦的小腳未婚妻的故事。他為了逃避這樁令他憤怒的婚姻，飄洋過海西去法國和瑞士，開始了他學音樂的海外生涯。他的行為和當時許多文人如徐悲鴻、蔣碧微、仇儷等人一樣，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勇敢地踏上了自主婚姻的大道。楊仲子在海外十年，學業有成，而且娶了一位瑞士女郎為

妻，生活很甜美。而他那位獨守閨房達半個多世紀的未婚妻，在「丈夫」歸來後，仍是孑然一身，真是道不盡的淒涼！不過好心的楊夫人毛鏡泉（今仍健在），曾偕楊小京去舊宅看望過她，這對一位孤獨的老人，真是一個莫大的安慰！

楊仲子平時少言寡語，將世事低調處理，對往昔的輝煌淡化，這不能不說是事出多因吧。

筆者移居澳大利亞前，在南京曾聽過楊仲子的好友黃友葵教授的聲樂演唱，頓時想起楊仲子這位「五四」時代便蜚聲樂壇的鋼琴演奏家，可惜他早已離我們永遠的走了，如今不僅聽不到他的悠揚悅耳的鋼琴聲音，連說話的聲調也早成了令人惋惜的絕響了。而今筆者生活在墨爾本多年，但往事是永恆的誘惑，每次返回故里，眼前總是浮現出許多同事的身影，特別是再度光臨南京總統府和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紀念館時，目睹楊仲子主

任委員的辦公室和他曾經辦過公的文物組，那位老前輩老同事的身影和聲音便浮現並縈迴起來。

誰料事過半個多世紀，筆者今日卻有幸在南京找到了楊仲子的哲嗣——楊小京先生（今年五十九歲）。二〇〇四年十月廿七日，筆者高興地去了後宰門清溪村，對楊小京進行了採訪，賓主雙方都為這種幸會感到興奮，交談期間筆者看到了楊仲子的部分遺作和照片，臨別前楊小京慨然贈給我們一盤收錄其父有關資料的光碟。為酬厚意，我們也回敬了一件從上海圖書館發掘已塵封八十六年楊仲子作曲的《僑工歌》珍貴資料，這首《僑工歌》是截至目前為止所搜集到的這位《東方奇星》的音樂創作兩件中的頭一件，意義不凡。

在幸會了楊小京之後，我的思路被拓寬了，於是我們設法尋找楊仲子的學生，蒼天不負苦心人，我在南京師範大學拜訪了楊仲子院長在重慶時

的學生劉眠星教授（八十八歲）。劉君已不能走動，當他談到楊仲子院長時，卻禁不住地反復地給我們講述了楊仲子勇保搭救因抗日而被捕的學生的故事，當這位老教授講到深處時，他的眼眶裡卻已飽含了熱淚，此情此景令人感動，這不正說明了楊仲子有高尚情操和民族氣節嘛！

這位孤獨的音樂教授很高興我們對他進行的這次短暫的採訪，臨行前，他老人家送給我們一本他一直深藏不露的《蒐蘿集》資料，他告訴我們這本詩集的扉頁上有楊仲子用甲骨文

寫的「仲子為藝術奮鬥終身的精神」。

所題書名，彌足珍貴。筆者慶幸這是一個新問世而重大的收穫。

筆者返回墨爾本後，定下心來，數度易稿，終成本文。今獻讀者，非為己也，蓋楊仲子乃中國近代新音樂奠基人之一，又是傑出的音樂教育家，更是操刀已久寶刀不老的書法篆刻家，成就斐然，影響深遠。故決心將他推向二十一世紀的人生大舞台，使其多姿多采的藝術人生，通過拙筆的組合而重現於世人的眼前，讓後來者認識這位藝術家的不朽成就，學習楊仲子為藝術奮鬥終身的精神。

編輯報告

編者

△感謝各位執筆作家對本誌之鼎力支持，踴躍賜寄稿件，我們全體同仁謹當惕勵奮發，繼續努力，將各位的大作精編精校隆重陸續刊出，敬請各位作家及讀者期待。

△本誌四六二期第十九頁圖照②說明應為「前陸戰隊司令周雨霖將軍」，謝謝熱心讀者孟昭光自德國來函指正，並向作者孔令晟將軍致歉。

△本誌四六三期第四十三頁中欄第六行應為「……雷炎鈞夫人……」誤為「雷永鈞」特此更正，敬請讀者鑒諒。